

《肩水金关汉简》所见田卒史料探析

姚磊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肩水金关汉简》所载田卒多来自淮阳、梁国、河南郡等内郡,以青壮年为主,大都拥有爵位。各地在征发田卒时,秉承“一里出一人”以及爵制等原则,进行征发。田卒的日常管理有一套完善的机构和规制。日常生活出现了庸作等经济活动,除劳作外,还可能学习相关的典籍。田卒是两汉西北边塞的特殊群体,他们耕战结合,为两汉西北农业的发展,边境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肩水金关汉简》;田卒;籍贯;征发;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4-0104-11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Farming Soldiers in Han Dynasty Wooden Slips from Jianshui Jinguan

YAO Lei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e farming soldiers which are seen in Han Dynasty Wooden Slips from Jianshui Jinguan were mainly coming from the interior counties such as Huaiyang, Liang and Henan. They were mainly in young and had the titles. In the conscription, they had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title, and “only one soldier is conscripted from one village”. The daily management has a perfect organization and regulation. The hiring labor has appeared. It was possible for them to study.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farming soldiers were the special group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By combining farming and warfare, they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ern agriculture as well as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border.

Keywords: Han Dynasty Wooden Slips from Jianshui Jinguan; farming soldiers; native place; conscription; daily life

关于“田卒”,学界有不同的概念界定。如陈直先生认为:“居延屯戍,幅员辽阔,工作繁复。戍卒既到戍所以后,因事实需要,名称亦随之而转变。如称戍卒,则主管烽燧守望。田卒则主治屯田。”^①裘锡圭先生指出:“田卒就是戍卒中主要从事屯田劳动的那一部分人。”^②朱绍侯先生指出:“屯田的劳动者,军屯中的正规称呼叫田卒,这在历史文献和汉简中都有明确记载。”^③张俊民先生认为:“在以军屯

【收稿日期】2016-04-01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号:2015112010201

【作者简介】姚磊(1988-),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史。

① 陈直:《论居延汉简八事》,《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② 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5页。

③ 朱绍侯:《两汉屯田制研究》,《史学月刊》2012年第10期。

为主的居延地区,从事屯田的人员其身份是戍卒,即田卒。”^①王彦辉先生认为:“屯田的生产者主要是‘田卒’或曰‘戍卒’,文献中一般称之为‘吏卒’,在身份上属于更戍的普通农民。”^②《中国简牍集成》一书载:“田卒,即屯田卒。主要从事农耕的戍卒。”^③日本学者尾形勇认为:“‘田卒’和‘田士’都是同样的屯田兵。”^④

一言概之,“戍卒”是一个泛称,“田卒”是其中一支,职责主要从事农业劳作,具有军事性质,农战一体。“田卒”是西汉经营西部边陲,实行屯田制度的产物。《汉书·西域传》载有桑弘羊对汉武帝的上书,文曰:“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可知“田卒”设置的相关背景。

在肩水金关汉简未出版前,学界对“田卒”的研究,主要借助大湾汉简。“所有田卒名籍均出于大湾、地湾及金关,并以大湾为主”^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显著,为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⑥。肩水金关汉简的相继出版,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条件。本文拟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敬请方家指正。

一、田卒的籍贯

田卒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来源也很广。经统计,肩水金关汉简所见田卒来自 14 郡国 40 县 81 里^⑦。分别是:

1. 河南郡 4 县 10 里 原武:饶安里;京:从里;密邑:西游里、宜年里、发武里、宜利里、东平里;新郑:富里、武成里、章阳里。
2. 东郡 3 县 4 里 东阿:增野里、当夏里;临邑:利里;清:大里。
3. 上党郡 4 县 5 里 屯留:新利里;壶关:东阳里;高都:水东里;涅:蒲里、磨焦里。
4. 陈留郡 1 县 1 里 济阳:临里。
5. 颍川郡 2 县 2 里 临颖邑:郑里;长杜邑:颖里。

① 张俊民:《汉代居延屯田小考——汉甲渠候官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北史地》1996 年第 3 期。

② 王彦辉:《〈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古代文明》2012 年第 4 期。

③ 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简牍集成》第 8 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年,第 115 页。

④ [日]尾形勇,吕宗力译:《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以武帝、昭帝时期为中心》,《简牍研究译丛》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274 页。

⑤ 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0 页。

⑥ 学界相关成果主要有陈公柔、徐苹芳《大湾出土的西汉田卒簿籍》(《考古》1963 年第 3 期)、陈直《论居延汉简八事》(《北京大学学报》1963 年第 4 期)、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年)、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 5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宋治民《居延汉简中所见西汉屯田二、三事》(《四川大学学报》1981 年第 2 期)、[日]尾形勇《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以武帝、昭帝时期为中心》(《简牍研究译丛》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李古寅《汉代河西军屯劳动者成份和生活状况》(《甘肃社会科学》1983 年第 4 期)、谢桂华《汉简和汉代的取庸代戍制度》(《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年)、朱绍侯《两汉屯田制研究》(《史学月刊》2012 年第 10 期)、王勇《秦汉地方农官建置考述》(《中国农史》2008 年第 3 期)、赵宪亮《行役戍备——河西汉塞吏卒的屯戍生活》(科学出版社,2012 年)、唐俊峰《西汉河西田官的组织与行政:以居延、肩水地区的田官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4 年第 59 期)。

⑦ 本文肩水金关汉简释文、统计数据来源于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贰)》、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叁)》、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肆)》。

6. 济阴郡 2 县 6 里 定陶:宜庆里、西牢里、西洲里、虞里、前安里;冤句:昌成里。
7. 魏郡 7 县 9 里 犁阳:南利里;邺:遇里;武始:金年里;斥丘:曲里;内黄:长里、博望里、西好驾里;贝丘:宜春里;繁阳:巨当里。
8. 清河郡 1 县 2 里 贝丘:庄里、厝期里。
9. 淮阳 7 县 16 里 固始:步昌里、成安里;圉:翟里、君里;扶沟:乐成里;长平:西原里、南庄里、东阳里、北亲里、西阳里、高阌里、南垣里;新平:景里;宁平:驺里;阳夏:富陵里;上雍里(不知何县)。
10. 赵国 2 县 6 里 襄国:长宿里、下广里、恩口里、陈西里、斋里;尉文:翟里。
11. 平干国 3 县 3 里 张:榆里;广平:泽里;南和:口里。
12. 梁国 2 县 14 里 睢阳:平居里、馆里、南里、东弓里、彭里、彭口里、富乐里、朝里、丞全里、汴阳里、竹阳里、斛阳里;蒙:新岁里、市阴里。
13. 大河郡 1 县 2 里 东平陆:巨丘里、陵里。
14. 张掖郡 1 县 1 里 麟得:乐安里。

综合比较田卒的籍贯信息,来源较多的是淮阳、梁国、河南郡,三地约占总数的一半,而张掖郡、陈留郡、清河郡、大河郡较少,区域分布很不均衡。以往认为“田卒的籍贯都是内郡”的说法^①,值得商榷。此外,也有学者认为籍贯分布和农耕技术有关,如尾形勇先生认为:“田卒很可能是以他们农耕技术的高低为标准而编成的,结果在田卒的分布上就表现出籍贯划一的特点。”^②再如杨芳先生认为:“田卒大多来自淮阳郡、大河郡、济阴郡、昌邑国等农业经济发达的关东各郡国。”^③这种说法虽有其道理,但并不完善。如果我们结合戍卒的籍贯构成、田卒的年龄结构以及西北边陲的气候条件来看,实无法判定田卒“农耕技术的高低”。

二、田卒的爵位、年龄、身高、肤色

依据已公开发布的资料,共采集到有效田卒信息 81 例。其中有爵位的共计 43 例,有公乘、不更、大夫、上造、公士、公大夫、官大夫、簪裹等八种,以不更、大夫、公乘为主,官大夫、公大夫、公士较少见。田卒年龄在 23—48 岁之间,平均约 30 岁。按爵位高低排序,年龄分布如下表:

爵 位	个数	最小年龄	最大年龄	平均年龄
公 乘	6	29	43	34
公大夫	1	29	29	29
官大夫	2	26	26	26
大 夫	11	23	48	34
不 更	13	24	45	29
簪 裹	3	25	42	31
上 造	5	24	30	26
公 士	2	32	32	32

① [日]尾形勇,吕宗力译:《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以武帝、昭帝时期为中心》,《简牍研究译丛》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264 页。

② [日]尾形勇,吕宗力译:《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以武帝、昭帝时期为中心》,《简牍研究译丛》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280 页。

③ 杨芳:《汉简所见河西边塞军屯人口来源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年第 1 期。

此外,记载田卒年龄的共计 54 例,其中 30 岁以下 32 例,30-40 岁 17 例,40 岁以上 5 例。很明显,田卒以青壮年为主。最小年龄 23 岁,符合“民年二十三为正”的法令。爵位分布并不均衡,存在较大差异。

田卒的身高、肤色的记载较少,我们检索到以下史料:

田卒东郡东阿当夏里官大夫丁廌年廿六长七尺二寸黑色	73EJT9:90
田卒东郡西邑利里公大夫□□年廿九长七尺二寸黑色	73EJT9:116
田卒济阴郡定陶宜庆里大夫陈……长七尺二寸黑	73EJT25:137
田卒济阴郡定陶西牢里大夫王广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	73EJT25:162
田卒济郡定陶虞里大夫戴充年卅七长七尺二寸黑色有罪	73EJT37:76
田卒济阴冤句昌成里大夫商广世年卅九长七尺二寸黑色	73EJT37:970
田卒魏郡犁阳南利里大夫丘汉年廿三长七尺二寸黑色	73EJT2:3
田卒魏郡贝丘宜春里大夫赵建年卅八长七尺二寸黑色	73EJT30:117
田卒贝丘庄里大夫成常幸年廿七庸同县屠期里大夫张收年卅长七尺□	73EJT29:100

可知田卒身高以“七尺二寸”为主,约 167cm,肤色为“黑色”。由此我们可复原一个田卒的基本信息:多来自内郡,青壮年为主,大都拥有不更、大夫、公乘等爵位,高“七尺二寸”。

三、田卒的征发原则

在 81 例中,不存在“一里出两人”或“一里出多人”的情况。可知当时在进行“田卒”征发以及分配时,“一里出一人”应是征发原则之一。此外,爵位也是征发的重要指标,这在各地征发“田卒”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河南郡新郑征发“公乘”充当“田卒”,如:

田卒河南新郑富里公乘孙章年廿九	73EJT37:452
田卒河南郡新郑武成里公乘左奉年卅一	73EJT37:982
田卒河南郡新郑章阳里公乘朱兄年卅	73EJT37:1459

东郡东阿征发“官大夫”充当“田卒”,如:

田卒东郡东阿增野里官大夫驸明年	73EJT5:19
田卒东郡东阿当夏里官大夫丁廌年廿六长七尺二寸黑色	73EJT9:90

济阴郡定陶征发“大夫”充当“田卒”,如:

田卒济阴郡定陶宜庆里大夫陈……长七尺二寸黑	73EJT25:137
田卒济阴郡定陶西牢里大夫王广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	73EJT25:162
田卒济阴郡定陶西洲里大夫陈	73EJT25:164
田卒济郡定陶虞里大夫戴充年卅七长七尺二寸黑色有罪	73EJT37:76

淮阳郡长平,上党郡的壶关、涅、高都等地征发“不更”充当“田卒”,如:

田卒淮阳郡长平南庄里不更扈恶子年廿五	73EJT28:30
田卒淮阳长平东阳里不更郑则年卅八	73EJT30:8
田卒淮阳郡长平北亲里不更费毕年卅五	73EJT30:263
田卒淮阳郡长平高閭里不更李范年廿六	73EJT30:267

田卒上党郡壶关东阳里不更庄耐年廿五	73EJT23:922
田卒上党郡涅蒲里不更童豹年廿五	73EJT23:920
田卒上党郡涅磨焦里不更李过程年廿五	73EJH2:1
田卒上党郡高都水东里不更甘□	73EJH2:81

平干国的张、广平等地征发“簪裹”充当“田卒”，如：

田卒平干国张榆里簪裹吕儋年卅二	73EJT1:5
田卒平干国广平泽里簪裹李田利里年廿六	73EJT1:73

淮阳郡的固始征发“上造”充当“田卒”，如：

田卒淮阳郡固始步昌里上造朱宽年廿五	73EJT9:83
田卒淮阳郡固始成安里上造陈外年廿五	73EJT21:121

朱绍侯先生曾指出：“从汉简中反映的公士当兵者多，任官者少；公乘任官者多，当兵者少的对比来分析，说明民爵的高低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影响。”^① 此处田卒按照爵位征发，应是对朱先生此论的有力印证。

四、田卒的日常管理

居延汉简中对屯田以及田卒的管理是有规章可循的，王万盈先生认为：“两汉政府亦为他们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规定和行为规范，这也是加强对守边戍卒管理的重要举措。”^② 肩水金关汉简中亦有一些官职或机构设置，主管屯田以及田卒。

1. 大司农

二百其二人钱五千七百付大司农未出·七千六百五十□	73EJT1:53
延水丞就迎铁器大司农府移肩水金关□□□	73EJT37:182A

西汉屯田系统的中央领导机构便是“大司农”，统筹屯田事宜。

2. 农都尉

大仆未央廐地节三年狱计张掖居延农都尉陇西郡西始昌□	73EJT24:101+116
十一月癸丑张掖农都尉赏水章丞	73EJT25:65A
张掖农都尉章	73EJT25:65B
……定为农都尉从史遣之强□取衣用	73EJT27:50
北书廿四封三封大守章其二诣居延都尉一居延二封□	
三封大司农□章其一封破诣居延农都尉	
一封乐官丞印诣居延	73EJH2:49

《后汉书·百官志五》载：“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学界对“农都尉”的性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陈公柔、徐苹芳先生认为：“边郡管理农事的官，最高者称为农都尉，属于中央大司农与边郡太守。”^③ 王勇先生认为：“农都尉是武帝时开始设在边郡全面负责屯田事务的长官。……农都尉在西汉由中央的

① 朱绍侯：《从居延汉简看汉代民爵八级的政治地位》，《南都学坛》2012年第4期。

② 王万盈：《两汉守边戍卒管理初探》，《简牍学研究》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8页。

③ 陈公柔、徐苹芳：《大湾出土的西汉田卒簿籍》，《考古》1963年第3期。

大司农直接领导,东汉以后改属边郡太守。”^① 裘锡圭先生认为:“似乎农都尉的主要任务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屯田。他本身都需要别的都尉保护,大概不可能去保护郡境内的其他农官。……会不会农都尉只是屯田规模较大、所属吏卒采用军事编制的一个农官,其屯田区外的同郡的令长级农官并不隶属于他,而是跟一般郡国农官一样直属于大司农的。”^② 唐俊峰先生认为:“单凭现有的资料,难以完满解决农都尉和田官有没有隶属关系的问题。只有更多的资料发表,特别是悬泉、肩水金关汉简完整出版,才能有望解答这个疑问。在现时的情况,此问题只能存而不论。从现有的数据看来,河西田官的直属上级就是大司农,中间并没有农都尉。”^③ 从肩水金关汉简来看,农都尉确隶属于大司农以及边郡太守,与“田官”关系尚不明确,单从 73EJH2:49 号简推测,农都尉的等级是比较高的。

3. 田官

□官厨田官诸尉狱 73EJT23:304

十一月戊午肩水守候冢□□

塞尉何以近次兼行丞事下候田官 73EJT26:1A

地节三年正月戊午朔己卯将兵护民田官居延都尉章居延右尉可置行丞事谓过所县道河
津关遣从史毕归取衣用 73EJT24:269A

□护民田官居延都尉嘉甲渠□□ 73EJT24:576

陈公柔、徐苹芳先生认为:“田官并非指某一等级的官吏,而是泛指某地区内管理屯田的机构。”^④ 可从。对于“将兵护民田官”,裘锡圭先生解释道:“‘民’与‘田官’是并列的,其间可加顿号。‘将兵护民田官’中的‘民’与‘田官’也应是动词‘护’的并列宾语。居延地处边防前沿,居延都尉统率屯兵,保卫边疆,并负有保护防区内一般人民和田官的职责……看来边郡的每一个田官似乎都要紧密依附一个部都尉或郡都尉,而农都尉倒并不是每个边郡所必设的。”^⑤

此外,“田官”还见于里耶秦简。王彦辉先生认为:“如果我们考虑到秦代刑徒劳动的普遍性,把田官理解为屯田系统也能说得通,若此,里耶秦简中‘田官’的设置就可以看作是后代军事屯垦的滥觞。”^⑥ 陈伟先生认为:“田官与汉武帝以后主要在西北地区实行屯戍制度的田官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⑦

4. 农令、守农令

·檄谓驛马农令田卒九人行道物 73EJT22:114

牛一黄涂牯白口腹下左斩齿七岁絜八尺第八百九十二人元凤四年闰月丙申守农令久左
尻以付第五令史齐卒张外入 73EJT26:13

“农令”,是田官的主管官吏。王勇先生认为:“田官之‘官’也是指治事之所,为机构名称,其首长的

① 王 勇:《秦汉地方农官建置考述》,《中国农史》2008 年第 3 期。

② 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 5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24、225 页。

③ 唐俊峰:《西汉河西田官的组织与行政:以居延、肩水地区的田官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4 年第 59 期。

④ 陈公柔、徐苹芳:《大湾出土的西汉田卒簿籍》,《考古》1963 年第 3 期。

⑤ 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 5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19、224 页。

⑥ 王彦辉:《〈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古代文明》2012 年第 4 期。

⑦ 陈 伟:《里耶秦简所见的“田”与“田官”》,《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 年第 4 期。

官称是农令。”^①唐俊峰先生认为:“汉代西北边郡县级屯田官的官署称‘田官’,其长官称‘农令’,应无疑问。”^②简文中的“驛马农令”又见于居延汉简,是“驛马田官区的主管官。”^③至于“守农令”,劳干先生认为:“汉代屯田之组织不详,今据诸简有守农令,有长官。守农令者或农令之守护者,长官当为其别称也。都尉之下有候官,农令或长官当亦属于都尉,若候官之比矣。”^④

5.别田令史

□□五丞别田令史光敢言之□

□□□谒言府敢言

73EJT26:212

丞丞别田

73EJT21:486

学界对“别田令史”的性质,存有争论。一般认为“别田令史”是屯田系统的主官。但也有学者质疑,如刘光华先生认为:“别田令史,若比附候官令史、县令史,则必为田官之令史,即农令的属吏。……将别田令史视为一级屯田机构之主管官吏的说法,似需商榷。”^⑤王勇先生认为:“别田令史可能不应被视为一级屯田主管官员。”^⑥唐俊峰先生认为:“所谓‘别田令史’,并不是‘别田’的主管,也不由农丞兼任,而只是隶属于田官分支屯田区长官农丞手下的少吏。”^⑦

6.农长

故第四农长阎安居一名充河□

73EJT1:84

印曰居延后农长印

73EJT9:266B

唐俊峰认为:“汉代有以‘农长’为名、与农令同级的长吏。……同为比县机构的田官,其长吏的命名可能一如县令、县长,只是因应辖区的大小,把长吏分别命名为农令、农长而已。两者虽然在秩级上有高低差异,但应同属比县的长吏。”可从。裘锡圭先生曾列举汉印中有梁菑农长、上久农长、上昌农长、朔力农长等,可参看。^⑧

7.农丞

□□□农丞□适□大常□

73EJT1:84

裘锡圭先生列举有榑为农丞、陇前农丞,并解释陇前农丞是郡农官的属吏^⑨。王勇先生认为农丞是农长的副职^⑩。

8.居延农

居延农嗇夫强大常□

73EJT2:57

① 王 勇:《秦汉地方农官建置考述》,《中国农史》2008年第3期。

② 唐俊峰:《西汉河西田官的组织与行政:以居延、肩水地区的田官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4年第59期。

③ 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0页。

④ 劳 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1960年,第52页。

⑤ 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6、107页。

⑥ 王 勇:《秦汉地方农官建置考述》,《中国农史》2008年第3期。

⑦ 唐俊峰:《西汉河西田官的组织与行政:以居延、肩水地区的田官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4年第59期。

⑧ 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2页。

⑨ 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3页。

⑩ 王 勇:《秦汉地方农官建置考述》,《中国农史》2008年第3期。

裘锡圭先生认为：“‘居延农’似当为‘居延农令(或长)’或‘居延农官’的省称。……旧或以‘居延农’属候官名,是不正确的。”^①可从。

9.右农

地节三年七月乙卯朔甲戌右农后曲丞别作令史充敢言 73EJT30:43

裘锡圭先生认为：“大概居延农在上引这批简的时代分成左农、右农,左农、右农又分左、右、前、后等部。这些分部由丞或长为其主管,其下有别田令史、佐等属吏。”^②可从。

此外,肩水金关汉简中还有田啬夫、田佐之职,但“不属屯田系统,而为各县属吏”。^③如:

元始二年四月壬午朔……移过所县道河津关遣都田守啬夫陈恽以诏书行水酒 73EJT24:9A

昭武都田啬夫居延长乐里石褒年廿七马一匹九月乙卯 73EJT37:765

昭武都田啬夫居延长乐里 73EJT37:1523

居延都田佐吕辟兵年卅五 73EJT21:311

其中“田佐”一职,不见于居延汉简,里耶秦简则有出现,可供我们参考比较。如:

田佐□一甲 8-149+8-489

田佐囚吾死 8-1610

今田佐□ 8-872

关于“田佐”,王彦辉先生认为:“‘田佐’即田啬夫的副手,亦即睡虎地秦简中的‘部佐’。”^④可从。

五、田卒的日常生活

1.劳作

田卒的日常劳作,肩水金关汉简中也有体现,但并不是很多,如:

为田七十五亩 73EJT1:77

·居延延水本始四年泾渠延袤溉田簿 73EJT3:57

延延水丞就迎铁器大司农府移肩水金关□□□ 73EJT37:182

73EJT1:77号简记载的“为田七十五亩”由于简文残缺,并不能十分确指,有可能是田卒屯田的数目。73EJT3:57号简的“泾渠延袤溉田簿”,则和溉田有关,应是田卒劳作的重要内容。73EJT37:182号简所载的“铁器”有可能是田卒进行劳作的工具。

2.饮食

田卒的饮食由国家配给,肩水金关汉简中也有记录,如:

出麦六斗六升以食罢田卒病留□ 73EJT24:957

出麦二斛二斗以食右农田卒魏谒正月廿七日□ 73EJT21:122

① 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

② 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

③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0页。

④ 王彦辉:《〈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

大湾汉简中“对于麦的出入,记载次数较多,或是其地宜于种麦。”^①肩水金关汉简与其相同。

3.出行

戍卒的出行较为常见,如:

广利隧戍卒梁国己氏阳垣里公乘阎谊年卅三省府九月乙丑出	73EJT7:6
戍卒隐强始昌里公乘朱定年廿九八月癸亥北出	73EJT37:888
戍卒魏郡斥丘广德里公乘张安世年卅八月庚戌出	73EJT32:74

而我们检索肩水金关汉简,田卒出行较为少见。我们推测,田卒出行管理有可能较戍卒严格。此外,也有吏员迎送田卒的记录:

亭长杨渠为郡迎三年戍田卒张掖	73EJT11:3
五凤二年五月壬子朔辛巳武安左尉德调为郡送戍田卒张掖郡	73EJT37:1099

4.学习

肩水金关汉简中有很多典籍简,这些典籍应是戍边将士日常学习的重要内容,田卒自然包含在内。如:

□之法言不□	73EJT14:42
子曰大伯其可	73EJT15:20
行苇则兄弟具尼矣故曰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百廿七字	73EJT31:141
治民之道宜务兴本广农业□□□□	73EJF1:6

73EJT14:42号简的内容出自《孝经》,黄浩波先生认为:“此简之发现,则可窥见西北边塞戍边将士中习读《孝经》者亦不乏其人。有此现象,自然与有汉一代重视‘孝’有关,更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大兴密不可分。”^②73EJT15:20号简出自《论语》,73EJT31:141号简则是对《诗经》、《孝经》的改写。^③73EJF1:6号简则出处不详,重点突出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些简文的大量发现,说明当时西北边塞并非文化的荒漠之地,也暗含了汉政府教化将士,稳定边塞的用意。

5.庸作

肩水金关汉简中有很多关于田卒受雇的简牍,按照其性质可视为“庸作”,属于田卒的经济生活。如:

田卒贝丘庄里大夫成常幸年廿七庸同县厝期里大夫张收年卅	73EJT29:100
田卒淮阳郡长平北亲里不更费毕年卅五庸西阳里不更庄登年卅八	73EJT30:263
田卒淮阳郡长平高闾里不更李范年廿六庸南垣不更费充年廿五	73EJT30:267
田卒梁国睢阳馆里彭广年廿七庸乐□	73EJT24:541
田卒梁国睢阳富乐里龚根年廿五庸乐阳	73EJT24:970
田卒梁国睢阳朝里寇遂年卅二庸同县丞全里张遂年廿八	73EJT21:373
田卒淮阳郡新平景里上造高千秋年廿六取宁平驸里上造胡部年廿四为庸	73EJT26:9

对于73EJT29:100号简,谢桂华先生曾研究过这类格式的名籍,认为这种名籍:“由所在的候、燧编制成册,其性质和用途与自行戍边的戍卒(包括田卒等)名籍相类。”至于73EJT26:9号简出现的“取庸”,谢桂华先生认为:“指官府或私人的佣工,属于一般性的雇佣劳动。”^④均可从。简文中出现的“庸

① 陈公柔,徐莘芳:《大湾出土的西汉田卒簿籍》,《考古》1963年第3期。

② 黄浩波:《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典籍残简》,简帛网,2013年8月1日。

③ 张英梅:《试探〈肩水金关汉简(叁)〉中所见典籍简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15年第4期。

④ 谢桂华:《汉简和汉代的取庸代戍制度》,《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4、98页。

同县”，安忠义先生认为：“反映了汉代雇人代更戍边的事实”^①。总之，“庸作”行为的发生，是对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个生动反映。

六、余 论

在论述大湾田卒简时，陈公柔、徐苹芳先生认为：“根据纪年简和简中的地名来推断，这些田卒簿籍多属于昭、宣时代，特别是昭帝时代的。”^② 肩水金关汉简中也有一些纪年简、籍贯简，这为我们判断这些田卒简的年代，提供了依据。如：

田卒平干国张榆里簪裹吕儋年卅二	73EJT1:5
田卒平干国广平泽里簪裹李田利里年廿六	73EJT1:73
田卒平干国南和□里公士李未年卅二	73EJT2:14
田卒赵国尉文翟里韩□	73EJT1:32
田卒贝丘庄里大夫成常幸年廿七庸同县屠期里大夫张收年卅	73EJT29:100
五凤二年五月壬子朔辛巳武安左尉德调为郡送戍田卒张掖郡	73EJT37:1099
田卒大河郡东平陆巨丘里□	73EJT24:668
田卒大河郡东平陆陵里朱市客	73EJT24:725

《汉书·地理志》载：“武帝征和二年置为平干国，宣帝五凤二年复故。”据此，73EJT1:5、73EJT1:73、73EJT2:14 三简时间当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前 91 年）至汉宣帝五凤二年（前 56 年）间，73EJT1:32 号简是“武帝元鼎五年至宣帝之间”，^③ 73EJT37:1099 号简“五凤二年”是汉宣帝年号，73EJT29:100 号简是汉元帝时期，^④ 《汉书·地理志》载：“武帝元鼎元年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为东平国。由此，73EJT24:668、73EJT24:725 两简时间是在汉武帝元鼎元年（前 116 年）至汉宣帝甘露二年（前 52 年）之间。综合分析来看，肩水金关汉简所见田卒简的时间与大湾一致，推测二者应具有紧密的联系，有可能是一个屯田区。

肩水金关汉简中还有一些客田简，简文如下：

□誼自言欲取偃檢客田	73EJT9:65
五鳳二年二月甲申朔壬戌鄉嗇夫順敢言之道德里周欣自言客田張掖	
郡麟得縣北屬都亭部元年賦算皆給調移麟得至八月□檢	
二月辛亥茂陵令守左尉親行丞事 / 掾充	73EJT37:523
酉廣明鄉嗇屬客田居延第五亭部願以令	73EJT1:110
河平四年七月辛亥朔庚午西鄉有秩嗇夫誼守斗食佐輔敢言之中安男子楊譚自言欲取偃	
檢與家屬俱客田居延界中謹案譚等年如牒書皆非亡人命者當得取偃檢父老孫都證調移居延	
如律令敢言之七月癸酉長安令右丞萬移居延如律令/掾殷令史賞	73EJT37:527
客田男子解恭大婢好長六尺五寸小奴驩長五尺小婢綠長五尺	73EJT37:797
羈陵里男子楊譚自言欲取偃檢客田張掖居延南□亭部謹案譚□	73EJT37:974

① 安忠义：《汉简中的雇佣劳动者》，《鲁东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② 陈公柔、徐苹芳：《大湾出土的西汉田卒簿籍》，《考古》1963 年第 3 期。

③ 黄浩波：《〈肩水金关汉简（壹）〉所见郡国县邑乡里》，简帛网，2011 年 12 月 1 日。

④ 马孟龙：《谈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几个地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 年第 3 期。

裘锡圭先生曾解释“客田”，他认为：“‘客耕’即‘假田播殖’。上引简文中的‘客田’当与‘客耕’同义。”^①可从。肩水金关汉简中的这些客田简明显属于民间租田耕种，与军事屯田性质不同。“客田”的劳作者也非“田卒”，而是自由民。李天虹先生曾认为：“大湾也可能存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屯田者。”^②结合 73EJT37:527 号简来看，知此言不虚。

《汉书·西域传》载：“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而在实际生活中田卒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给使外国者”。他们是两汉西北边塞的特殊群体，农战一体，耕战结合，为两汉西北农业的发展，边境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陈公柔,徐苹芳.大湾出土的西汉田卒簿籍[J].考古,1963,(3).
[2] 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A].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 [日]尾形勇.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以武帝、昭帝时期为中心[A].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上接第 103 页)

的,而 19%的时间是在打瞌睡。所以,在夜晚马大部分时间是醒着的,此时给它们喂养饲草也是合乎情理与必需的。

关于圈养时精粗搭配饲养方法,前文已论述。

关于圈养马的饲养量,虽然上引“二年律令”的金布律简文中有所规定,但是并不是全部。敦煌的简文中也有这样规定,见简(20),但是,因为这涉及到私马、传马、驿马、使马、厩马、乘舆马等因功能不同而供给量相应不同(见简 12、简 20、简 2、1 简 25),限于篇幅,拟专文论述。

总之,从出土的简牍材料以及相关文献记载充分说明,秦汉时期由于马的重要地位,在马的饲养上注意饲料的精粗搭配,不但讲究饲草类的供应,而且要求粮食作物的供给。同时还注意饲养的方式与方法,重视饲草的征收、储存。这些也应该都是秦汉马政所需要关注的新内容。同时,从马的饲草供给情况亦可窥见当时种植物之一斑。

[参 考 文 献]

- [1] 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汉初马政及相关问题[J].史林,2004,(6).
[2] 王子今.汉代河西的“茭”——汉代植被史考察札记[J].甘肃社会科学,2004,(5).
[3] 于振波.居延汉简中的隧长和候长[J].史学集刊,2000,(2).
[4] [日]森鹿三著、姜镇庆译.论居延简所见的马[A].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5] 高荣.汉代河西粮食作物考[J].中国农史,2014,(1).

① 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3页。

② 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